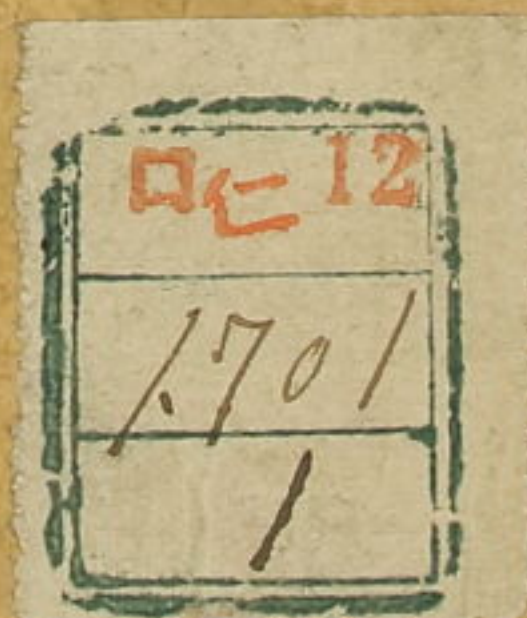


論語類編心解
元

和装本



明
治
二
十
四
年
二
月
刻
成
1701

明治二十四年二月刻成

谷鐵臣輯撰

論語類編心解

枕易齋藏版

引

余髫髻受論語章句於先府君膝下頗能記誦
焉既長好游四方在外者八九年及先府君歿
深抱亡極之恨因不復出一室晨夕誦論語而
內自訟以求改過也久矣一日幡然自奮曰既
不能孝於父母豈不能忠於國家乎會幕政失
措國事多端乃欲有効微力於忠義也既而
今上天皇復興大業天下遙治而余病且老不
能復有償其志矣頃者竊不自揣妄作論語心

言言類編卷八
解者以問於世蓋欲使童蒙夙辨忠孝之道併知有悔過如余者也

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谷鏡臣撰

論語對問

問曰。論語何人所撰。對曰。孔門諸子之所輯記。而孔子教人之道存於萬世者賴有此書在。曰。孔子教人之道若何。曰。道德之學也。曰。道德之學若何。曰。學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曰。人之所以爲人之道若何。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有道德耳。學以脩道德卽人之所以爲人之道也。讀論語而知之矣。曰。讀論語若何而可。曰。宜置身於孔門。注眼於周代。而我邦古今情勢參

致之。曰。學孔子之教。以脩其身。固也。又可以治國乎。曰。脩身。卽治國之本也。曰。古今各國。自有法律。以治其國。脩道德。則法律不足脩乎。曰。法律者。治國之具也。道德者。治國之教也。曰。孔子之教。與釋迦耶蘇二氏。異同若何。曰。其濟世之心。則同矣。其脩道之說。則異矣。蓋孔子之教。則脩己治人。之大道。而特於日常彝倫。詳說之。是所以我邦古來尚其道。而吾亦終身奉其教也。

谷鐵臣記

論語類編心解凡例

一 論語本非一人所撰。則病編次無序久矣。今敢改編分類。以便讀者。雖自知僭妄。所冀忠於孔子矣。

一 論語二十篇。四百八十二章。分爲十八類。聚合各章同義者。以成篇。非私好立篇目也。看者諒諸。

一 論語本文。諸家所傳。間有異同。今一從朱熹定本。

一 論語註釋。古今諸家。不暇僂指。就中何晏、皇侃、朱熹、及我伊藤維楨、物茂卿、安井衡諸氏、其選也。今作此解。取於諸氏者多。而不一一表其姓名。省繁也。

一 古人解經。不以己意。必據攷證。曰尊經也。今我解經。唯以己心。必據本文。亦自謂不敢慢經也。

一 篇中章旨明瞭易解者。不註。

一 篇中故事、故典、訓詁、音義、總要詳明。空就諸

家註本看。

一篇中有重出章五條。附錄於卷後。

凡例終

論語類編心解篇目

卷一

教學篇第一

言行篇第二

卷二

孝弟篇第三

仁智篇第四

卷三

道德篇第五

信義篇第六

卷四

禮樂篇第七

喪祭篇第八

卷五

政事篇第九

卷六

士君子篇第十

朋友篇第十一

君臣篇第十二

卷七

孔子歷游篇第十三

時事篇第十四

卷八

時人篇第十五

古人篇第十六

卷九

諸弟子篇第十七

卷十

孔子行狀篇第十八

以上

附錄重出章五條

論語類編心解篇目 終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一

大日本 近江 谷鐵臣 輯撰

教學篇第一

凡五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

第一節言學。知吾之所未知。習能吾之所未能。知明能熟。則天下之事何事而不可知。何爲而不可能。則吾心之怡悅何如也。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第二節言學習必須友朋。友朋切磋。相共成德。而遠近來從。則吾身之悅樂何如也。孔門七十士之徒。同此樂者也。

第三節言吾之學德既成。而人不我知。則人之不知也。於我何愠。易曰。遯世不見知。無悶。學德至此。豈不亦君子乎。莘野之伊尹。版築之傅說。磻谿之呂尚。皆有此學德者也。如我西鄉隆盛。前原一誠。江藤新平。皆無此學德者也。

按孔門諸子。每始入門。孔子必告以此言。故門人論纂。置此章於篇首。蓋悅樂不愠。好學者之本領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

孔子自言我之爲學。平生如此。又以示人學法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

此卽進脩無己之反語。以諷學者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

爲學譬如捉放馬。少懈則不追及。而終失之矣。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陽貨

子路好勇而質野。此言有深警之者。而人人

亦所當省察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罕

知仁勇三者。人之達德也。然不學而成其德。則其蔽也多矣。故君子好學。務求去其蔽。而

至不惑不憂不懼。則可謂成德矣己。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

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季氏

學以明吾知識。則人皆可爲聖矣。故學之雖困。至學熟知明。則不異於生知矣。但夫徒困

其心而不脩學者不足言也已。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

共學。始學之時也。適道。志定之時也。與立。學稍成之時也。與權。學純熟之時也。學至於可與權。則其功全矣。

按此言同朋同學之意趣。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為政

學思以研知。思學以礪行。則知不昏罔。行不

危殆。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子罕

此喻勉學也。人之才德有學而不進者乎。有進而不成者乎。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罕

子游之力不足。即未成一簣止者也。顏淵之日月至焉。即雖覆一簣進者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學而思。始可以有爲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罕子

孔子誦逸詩曰。是未之思耳。苟思之至。則何遠之有矣。人能盡思。所思斯至矣。蓋喻思誠之學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而學

第一節觀其養志。第二節觀其勉行。第三節觀其進德。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

學之造詣如此。而至於樂之。則好之而自得者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博文、明知、約禮、勉行。苟如是，則不背君子之學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伯泰

出處進退如此，而始可以言君子矣。然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則不能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仁里三人行，則必有吾師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而述

學者隨在取益如此。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憲問

爲己，實脩其學也；爲人，虛飾其學也。虛飾之學，無益其身，況有益於家國乎？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伯泰

學至三年之久，而無一言一行可取者，則何足稱士哉？既不足稱士，則欲食士之祿，難矣。

爲士者不可日夜不勉學也。

按子張學干祿章可併攷。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憲問

君子以反省爲心何暇患人之知不知。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

知也。

里仁

按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患所以立也。子張問達子曰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

必達是求爲可知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罕

後生可畏卽顏淵之徒也。四十五而無聞者不足畏卽原壤微生畝之徒也。畏之一字使人惕然警省。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臣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

公冶長

十室之小邑亦不少天資忠信之人矣。丘亦

其一人耳。唯夫黽勉好學如丘者則少矣。是可惜耳。孔子勸學於人者如是。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而述

孔子自謙之辭也。而見成德之學無外於此。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述

易三百八十四爻。無爻非使人思寡過矣。是

以孔子有此言也。孔子晚歲玩易至三絕韋

編。故曰。加我數年五十者。冀更加五年或十

年之意矣。

按。論語二十篇。言易唯有此一章。可見孔子之教。不言天道。而天道在其中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而學

日日三省。自責己無間斷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焉耳。曾子之三省。更見其勵精矣。

按。傳不習之事於人。即是不忠不信也。蓋孔

論語類編卷之八
子卒後。曾子之門。多從學者。故曾子有此言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泰伯

是曾子所自得之實行實學也。而自謙曰。非吾能之。吾友之中。嘗有從事於斯者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而學

賢賢易色。希賢之至。事親竭力。孝敬之至。事君致身。忠順之至。交友有信。道義之至。人能有此四行。則又何論。既學與未學哉。

按。子夏此言。蓋爲宰予輩而發矣。宰予晝寢。及欲短喪期。皆與子夏所言反者也。誰謂宰予既學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

仕而學。以資其仕也。學而仕。以驗其學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張子

君子不須臾離於學。猶百工不離於肆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張子

知其所亡。屬知。無忘其所能。屬行。于日。于月。每反省己之知行所未至。乃是好學。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孰後倦焉。譬諸艸

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張子

君子教人。當有先後之序也。子游之一本末。不可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雍也

君子儒。用心專在爲己。小人儒。用心專在爲人。子夏志篤於文。而薄於仁。故孔子警之矣。按。君子儒。卽古之學者。小人儒。卽今之學者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

天未喪斯文之言。可以見孔子之抱負。而子貢答辭之妙。亦可謂善識孔子所學之博大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艸

木之名。

陽貨

詩之於學。其益甚備如此。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陽貨

周南召南兩篇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爲切要。故不爲之。則猶牆面而一步不可行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孔子所刪定詩三百篇。篇篇皆抒性情之正。

者。故言者無罪。聽者足戒。蓋詩之爲教。使人雖怨而不怒。雖淫而不亂。洵聖教之妙用。有取於人人無邪之思矣。

按六藝之中。最貴禮樂。禮以嚴人。樂以和人。而樂章卽詩也。故學詩者。則能知和人之情。而詩係於言語。故孔子戒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是所以孔門有言語之科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八伯

詩教之益於天下。原於關雎。蓋關雎之詩。卽

文王后妃之德化。而爲天下婦女子之模範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泰伯

興志立身成德之序如此。此詩禮樂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子路

詩之爲教。以下和於人情。而妙於言語。爲歸。故徒務記誦。而不能用之於事。則無益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衛靈公

辭貴達意。非求多於意之外也。浮靡華藻殊無益矣。學文者宜於此用心。

按孔子又嘗曰言不文不行於遠。蓋文者非謂事雕飾也。道德之腴發而爲言者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

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季氏

孔子教子不異於諸弟子。其於家庭可見嚴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述而

凡士之始見於君也必執贄。弟子之始見於師亦必行束脩。古之道也。後世師弟之禮幾乎棄矣。教學之不振職之由可歎矣夫。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述而

文。卽詩書六藝。行。卽道德仁義忠。卽盡心。信。卽踐言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詩書、執禮、猶博文、約禮。孔子所雅言以教人也。

子曰。有教無類。衛靈公

人性相近。教之。何分類邪。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

是孔子所以使人勉。教學也。傳曰。習與性成。

又曰。習成自然。故教學之方。在使人習於善矣。

按。論語二十篇中。言性唯有此一章。而此唯論習。而非論性。子貢之爲不可得而聞者。猶信。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陽貨

此亦感發中人。使勉學之意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

因材施教故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憲問

蓋孔子使之將命者。卽所以教之。又所以裁抑之。而非所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罕

時人多稱孔子爲無所不知。故孔子謙言如

此。而亦以見教人不倦之意。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

授學有方。受教有道。此言以喻之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

此章與述而不作章。可併攷。蓋多聞擇善。多見識之。卽是好古之學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爲政

溫故知新學問之主要。猶言研究古事而適用今世焉。學者知此則可以爲人師矣。亦可以爲天下宰相矣。

按知溫故不知知新。秦儒之流也。知知新不知溫故。商鞅之流也。皆不足以言學。孔子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是所以孔子爲大人儒邪。

言行篇第二

凡二十
六章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爲政

按子貢之賢。近於君子。而其性敏俊。動失於多辯。孔子惜之。所以此言教之。

子曰。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一本之作而。憲問

君子之行事也。盡吾心耳。若事事而言之。已可恥也。況其言過其行乎。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仁里

是亦先行後言之意也。然欲訥欲敏。殊用心於言行者矣。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憲問

孔子非欲人緘口結舌。正欲人竭力有爲。故警其愧悔之心。以發其勇行之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

其言古者見今人之不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衛靈公

失人不明也。失言不知也。可不慎詳哉。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季氏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先進

世自有此種人。不可徒與論篤而取其人。聞其言而視其行。則能知其人矣。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弔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

人之諫我。其言有嚴正可憚者。有婉微可喜者。宜熟聽浚省。以改吾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公冶長

子路性勇而直。每聞善言、即時行之。唯恐前所聞之善、未全行了、而續續聞善。是子路勇行之美事也。故門人等、記其意象如此。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為政

按、子張性喜誇張。或多此尤與悔矣。孔子因其人而誨之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憲問

君子之言行、自有經權之妙用。危行言遜、即是明哲保身之道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里仁

其所行放肆於私利、則取怨於人、必多矣。取怨於人多、則害於己必多矣。小人喻於利、而昏於理。如是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衛靈公

參前倚衡。猶夢寐不忘也。念念如此。則何之而不行哉。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政為

其所以為誠乎偽乎。所由行正乎邪乎。所安而止。善乎惡乎。觀人之法如此。人之觀我亦如此。可以反省吾身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憲問

君子不用察為明。而物自無遁形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

矣。衛靈公

凡事不熟思則不精。不審處則不當。每事但當曰如之何。如之何耳。不然則竟無如之何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憲問

第一節十二字。是或人之言也。孔子曰。四者皆心之累也。逐念制之。使不得行。是爲難耳。未知其仁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仁里

約不放侈也。人能小心收斂。則不失規矩。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公衛靈

厚於責己。則身無不脩之行。薄於責人。則人有樂從之意。雖非有意遠怨。而自然無怨。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憲問

按。子貢不驕。猶可能也。顏淵無怨。不可及也。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天

公治長

過而飾非。無心於改者也。過而內自訟。有心於改。而遂能改者也。觀今之人。飾非者比比皆是。內自訟者。絕無矣。可歎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公衛靈

過而不改。知不明而勇不足也。謂之遂非之小人。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張

文過。乃所以爲小人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張

成湯改過。不吝。子路聞過。則喜。可見君子之
冒襟。明明白白。比光於日月矣。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盡己心曰忠。盡己心而忠極矣。推己心曰恕。

推己心。寧有極乎。故恕終身行之。有無窮者
矣。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一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二

大日本近江谷鐵臣輯撰

孝弟篇第三

凡十章
三章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學

按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然而先行後文。自是孔子家法。顏曾之所以賢於游夏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而學

其人既已孝弟矣，何復好犯上作亂哉。人人長其長，弟其弟，而天下平。故孝弟者，爲仁於天下之本也。

按：後世澆季，教道分歧。子弟責慈愛於親兄，臣子責仁恕於君長。孝弟之道衰，而犯上好亂之行，不一而足。使有子視之，其謂之何。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爲政

按：孝道主敬愛。若愛而不敬，則與養犬馬無異焉。世上之人，或多此輩。故拈犬馬二字，警醒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爲政

敬愛之誠心，至發於顏色，是爲難耳。外面之事，何足以稱孝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

微詞婉順、以竭其力。至性人之孝、如是。

按、舜之事瞽瞍、蓋日夜號泣於旻天矣。而蒸
蒸又而不至於姦。所以古今稱其大孝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仁里

一喜、喜其壽而健。一懼、懼其老而衰。是所以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而記也。昔人一日之養、
不以易三公。有以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仁里

爲人子者、當體父母之心。故不遠遊也。如三
千弟子遊於孔門。是卽有方也。雖遠遊、亦父
母之所安矣。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而學

父在時、觀其子之孝志。未足盡其子。父沒後、
觀其子之孝行。至其三年無改、乃可證其至
孝也。

按、如我仁德天智二帝之聖孝。蓋有感於此

者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子張

孟獻子相魯。有賢德。故其臣皆賢。其政皆善。莊子能守先業。世濟其美。所以爲孝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爲政

按武伯平生。或多過失。而父母每憂之。故孔子諷之如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爲政

生死喪祭。無違於禮。卽孝道之大要。在位者。則當以之率民。以厚民德也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先進

閔子騫。孝友之至也如此。其一家和樂敬愛之狀。可想見矣。其誰閒然。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泰伯

孔子嘗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篤守此言。故其臨終。有欣然就死之快。因召門人小子。特告之。亦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者也。

仁知篇第四 凡三十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此語矣。子罕

克己復禮。爲仁之綱也。視聽言動。克己之目也。議論正大。爲仁之方。莫簡且明於此也。後之學者。當亦事斯語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

首二句。言敬。次二句。言恕。其次二句。言敬恕

之効。卽仁也。

按左氏傳載。白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

是孔子說示在上行仁之道也。

按子張才大。故孔子以行仁於天下告之。孔子以天下告者。唯顏子子張耳。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路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顏淵

司馬牛性多言而輕譟。故孔子教以訥言。且爲之難三字。蓋孔子舉一隅而牛不知以三隅反之而止。是則牛已。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

大夫之賢者其國之俊也。士之仁者其國之傑也。俊與傑也是非其器之利者乎。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廣施濟衆仁之功也。堯舜所難焉。能近取譬仁之方也。君子當從於此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孔子之道即仁而已矣。一以貫之即仁以貫

千萬道也。曾子解以忠恕二字。忠恕仁之目。而

仁忠恕之綱也。地宜與孟子所謂仁者人心也

照看。天

按朱仲晦註仁曰。心之德。愛之理。是言仁之

德者也。物茂卿註仁曰。長人安民之德。是言

仁之功者也。二者不如曾子忠恕之解簡而

盡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公衛靈

子貢有誇多識之弊。地孔子故設此問。欲有發其意。而子貢以多識爲孔子之造詣。而不知一貫之道。爲孔子之本心。其求仁之學。不及曾參遠矣。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仁里

凡人之居處。必須擇其里。風俗仁厚。是爲里之美者。孟母三遷。以教其子。可謂智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張

四者。乃爲學之事。非求仁之事。然求仁之事。乃出於爲學之事。是孔門之教要也。

子曰。當仁。不讓師。公衛靈

當爲仁之事。行仁之時。則勇往敢爲。何暇顧他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

巧言令色。佞人之邪心也。剛毅木訥。直士之

正心也。其於仁不仁。何啻天淵。孟子曰。視其眸子。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按自古佞者之害於人國者不少矣。織田信長之於光秀。豐臣秀吉之於三成。皆爲其所愚。德川家康常舉木訥者而退佞諛者。所以爲仁人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

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正相反。剛毅者。必不令色。木訥者。必不巧言。知巧言令色之鮮矣。

仁。則知剛毅木訥之近乎仁矣。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衛靈公

龍逢。比干。伯夷。叔齊。皆其人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爲仁由己。由於人乎哉。亦此意。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里仁

夫人。苟志於仁矣乎。其所爲。必無惡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

仁者其心公而其情正。故無私好亦無私惡。故其所好惡而天下信之。堯之舉舜舜之除四凶皆是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仁里

小人之過過於刻薄。君子之過過於寬厚。可以察二人者之心術何如耳。

子曰。我未見^地好仁者惡不仁者。^天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仁里

好仁者用力於仁者也。惡不仁者知仁爲美而用力未足者也。非力不足也。孔子論之欲使用力於仁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地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天不處也。貧與賤是人^地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天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一篇主意。富貴不處。

言言類編
卷之二
貧賤不去。皆依於仁也。造次顛沛。終食之間。亦皆無違仁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

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衛靈公

水火與仁。皆民之所仰生者。而仁爲最甚也。水火之焚溺。人或蹈之。而人之安宅。人反無蹈者何邪。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雍也

顏回克己之功。至於三月不違仁。其餘事可知也已。

按。孔子稱譽羣弟子。不一而足。而其稱仁者。顏回一人耳。仁者之難獲。如是。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卿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顏淵

仁則智。智則仁。仁智相成之功。視於舜湯。可見。蓋舉直。知之事也。枉者直。仁之功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雍也

先人民所當務之義。而後鬼神不可知之理。是知者之爲也。先勞苦而後効功。是仁者之爲也。知仁之方。平易明白。如是。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

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仁者以仁爲安宅。所以能安仁也。知者以仁爲己利。亦所以能處仁也。但夫不仁者。處約則濫。處樂則驕。如之何能處於仁乎哉。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憲問

仁知勇三者。人人所受於天之達德也。然非脩學成德。則安能至於不憂不惑不懼哉。君子之道。無外於成此德也。

按、仁知勇三者、人之天性也。而慈愛出於仁。識見出於知。勉力出於勇。非知則不能明。爲仁之方。非勇則不能遂。成仁之功。知勇合一。然後仁至矣。仁至矣。然後知勇之功全矣。仁知勇之相須而成德也。如此。是所以稱天下之達德也歟。孔子教人。每言仁知。而不言勇。非不言勇。爲仁行知。則勇乃在其中也。學者不可不審知此理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

按、知人、知之最大者也。秦穆公之用孟明。齊桓公之用管仲。劉玄德之用孔明。皆可謂善知人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爲政

不知爲不知。斯知所以不可不知。是知之道也。

按、子路勇有餘。而知不足。孔子故有以誨也。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

樂。仁者壽。

雍也

仁知者之性情氣象盡於此數句。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按易八卦亦見仁知之象。乾坤定位。山澤通氣。似仁者靜矣。水火不相射。雷風相薄。似知者動矣。

論語類編心解卷之二

